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

(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

周文骏 王红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

(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

周文骏 王红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记述了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9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的成就。本书共分 12 章:第 1 至 4 章偏重于理论,第 5 至 8 章偏重于方法,第 9 至 12 章偏重于历史。每章中的问题和材料,大致以时间为序介绍和排比。

本书对图书馆学系师生、图书馆工作人员、图书馆学史研究人员以及对该专业感兴趣人士皆适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周文骏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301-16112-8

I. ① 中… II. ① 周… III. ① 图书馆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 G2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827 号

书 名: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 年 10 月至 1979 年 12 月)

著作责任者: 周文骏 王红元 编

责任编辑: 王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112-8/G · 27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347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简称《史稿》)记述 1949 年 10 月至 1979 年 12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 30 年来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的成就。

30 年的历史不算长,我们没有再在其中划分阶段,而是把图书馆学的知识按
照当时的一般认识归纳成十一个专题,分列为十二个篇章。

各章内容的性质:第一至四章偏重理论,第五至八章偏重方法,第九至十二章
偏重历史。每章中的问题和材料,大致以时间为序介绍和排比。

本书记述的具体对象:

第一是著作,以记述期刊资料为主,其中包括研究论文、工作总结、情况报道和
材料综述,同时摘要介绍专门著述、通俗读物和参考工具书。对正式和非正式出版
物,原则上一视同仁,不加区分。

第二是观点,既记述主流观点、强势观点、专家观点,也记述非主流观点、弱势
观点和读者(民间)观点,力求反映多元观点互竞的客观图景。

第三是事件,以记述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科学讨论会、集体编纂、业务改革和
群众活动等为主,兼及地区性和相关部门的重大事件,包括事件过程中所产生的资
料、调查报告、工作计划、总结报告、政策文件等文献。

第四是人物,按照写作需要,随文介绍部分作者的情况,文字详略不等。但对
于杜定友、刘国钧和王重民三位先生则以一整章的篇幅作专门的评介。

第五,以上记述著作、观点、事件和人物,最终可以归结为记述问题和记述成果
两个方面。面对历史事实,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力求真实和客观。

研究历史必须充分掌握文献资料,但我们阅读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遗漏一定
不少。我们选取的文献资料有的可能不恰当,或者错误解读,造成与史实不符等谬
误。凡此种种,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将来有机会弥补和修正。

关于引用和参考文献,以注释的方式随文著录,不再汇为一篇置于全书之后。

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其间多次修改。现在,《史稿》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
我们为亲历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写作过程,而感到欣慰和喜悦!

目 录

第一章 革命导师与图书馆	(1)
1.1 列宁关于图书馆的主要著作	(1)
1.2 列宁与图书馆	(5)
1.3 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	(9)
1.4 成绩与期待	(9)
第二章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11)
2.1 不寻常的开端	(11)
2.2 什么是图书馆学	(13)
2.3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20)
2.4 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23)
2.5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复苏	(24)
2.6 几点补充	(26)
第三章 图书馆事业建设:方针任务、系统与类型、图书馆网	(28)
3.1 图书馆方针任务	(28)
3.2 图书馆方针任务解读	(31)
3.3 图书馆系统和类型	(37)
3.4 图书馆网	(53)
3.5 在矛盾中前进	(58)
第四章 图书馆事业建设:工作组织、干部教育、专业期刊和工具书	(60)
4.1 工作组织	(60)
4.2 干部教育	(64)
4.3 专业期刊和工具书	(70)
第五章 图书馆藏书建设	(76)
5.1 藏书建设的一般问题	(76)
5.2 各类型图书馆藏书特点	(80)
5.3 采购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84)
5.4 书库组织	(92)
5.5 排架方法	(93)

第六章 图书馆图书分类	(99)
6.1 分类研究从集体大研讨开始	(99)
6.2 过渡性分类法	(101)
6.3 标志性新分类法	(105)
6.4 图书分类法体系理论建设	(111)
6.5 标记制度和同类书排列	(115)
6.6 图书分类工作——图书怎样分类	(119)
6.7 《图书分类法的路向》	(120)
6.8 主题法	(123)
6.9 几点思考	(128)
第七章 图书馆目录	(131)
7.1 图书馆目录的一般问题	(132)
7.2 图书著录法	(137)
7.3 目录组织	(143)
7.4 目录体系	(146)
7.5 联合目录	(151)
7.6 编目工作走向现代化	(153)
第八章 图书馆读者服务	(158)
8.1 读者工作	(158)
8.2 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	(166)
8.3 参考咨询	(171)
8.4 文献工作	(179)
8.5 读者研究	(183)
8.6 读者心理学的呼声	(186)
第九章 中国目录学理论与历史	(187)
9.1 目录学理论	(187)
9.2 中国目录学史	(195)
第十章 中国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	(215)
10.1 中国图书发展史	(215)
10.2 版本	(222)
10.3 中国印刷史	(225)
10.4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一般问题	(228)
10.5 古代个别图书馆史	(234)
10.6 近代现代个别图书馆史	(237)

10.7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工作总结	(241)
第十一章 外国图书馆事业	(243)
11.1 苏联的图书馆事业	(243)
11.2 其他外国图书馆事业	(252)
11.3 构建联系中外图书馆事业桥梁的工程师	(253)
第十二章 图书馆学先驱	(255)
12.1 杜定友先生	(255)
12.2 刘国钧先生	(265)
12.3 王重民先生	(275)
12.4 一代宗师风范长存	(284)
后记	(285)

第一章 革命导师与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 30 年,图书馆学科建设的特色之一,就是研究革命导师与图书馆。

新中国刚一成立,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各行各业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国图书馆界同仁,肩负厚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反思和检讨旧中国图书馆事业衰败和腐朽的种种原因,另一方面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学习、研究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经常利用国内外的图书馆。他们在图书馆里研究和写作,完成诸如《资本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伟大著作。他们不仅仅是许多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并且熟悉图书馆的基本业务,关怀图书馆事业组织,就图书馆各种问题撰写论文,发表演说,甚至亲自编写书目索引。特别是列宁,他是苏维埃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遗产,无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乃是图书馆界同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点和特点。随着形势的发展,学习和研究工作逐渐形成了专题的性质和态势:研究对象集中,研究目的明确,研究范围稳定,研究资料丰富。

对列宁的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内容扩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题以主要篇幅叙述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著作以及列宁与图书馆研究的论述。

1.1 列宁关于图书馆的主要著作

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著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假如我们将其主要论点和材料加以排比和连缀,就可以成为一部极具现实性、针对性和权威性的图书馆学经典著作。当然这是个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没有这样的必要,也不可能这样去做。

一般认为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著作,包含列宁论革命前俄国图书馆和国外图书馆,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图书馆事业,列宁论书目,列宁利用图书馆与书目,苏联图书馆事业的法令与决议等部分,也可包括回忆列宁的文章。

1.1.1 关于图书馆

以列宁著作出版先后为序,首先应提到1913年发表于《工人真理报》的《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一文。当时列宁侨居在离俄国不远的波兰克拉柯夫城,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国民教育方面的文章,这就是其中之一。

列宁在文章中以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制度。指出:“他们认为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在这里,列宁强调了公共图书馆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应当成为只供少数人利用的财富。

与此同时,列宁还择要介绍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1911年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旨在说明该馆在图书馆的取书速度、借阅平均数、开展群众性活动、开架借阅、为儿童服务、藏书数量以及民族图书收藏等具体工作方面,为读者服务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最后列宁这样问道:“这就是纽约图书馆现行的制度,而我们呢?”^①

另一篇《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②是列宁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1917年11月)写给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一封信。列宁是改革俄罗斯共和国图书馆事业的倡导者,信中提出用新的方法来改造旧图书馆的工作意见。

这封信一开始就将学习与革命联系起来,“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学习就要阅读,阅读就要利用图书馆。彼得堡的图书馆工作很糟糕,列宁要求按照西方国家,特别是瑞士和美国的原则进行改革:国立图书馆和各地公共图书馆,以及国外的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换图书;图书馆之间互寄书籍应当免费;阅览室应从早上8点开放到晚上11点,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应当立即从国民教育部的各个局抽调足够数量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妇女同志充实到图书馆工作队伍中。

1919年2月,列宁撰写的《给教育人民委员部》^③一文,内容是对1919年1月3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问题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列宁提出要在图书馆之间(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开展工作竞赛,各图书馆应向教育人民委员会图书馆管理处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要达到三个目的:

- (1) 使苏维埃政权和全体公民真实全面地了解在做什么事情;
- (2) 吸引居民参加工作;
- (3) 发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竞赛。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2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29—430页。

在报告表格中,列宁规定了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包括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的地址,馆长和管理人员的姓名及其住址,书报数量,开馆时间等(对于大型图书馆还有其他项目)。另外还规定了一些不是必须回答的项目,包括流通率是否增长,阅览室有多少读者,是否有馆际图书交换等。

列宁所提各项规定,旨在通过工作竞赛提高全国图书馆工作者的积极性,借助报表工作加强政府部门对图书馆工作的管理,并将图书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即着手在全国建立图书馆网,集中管理图书事业。他的这类思想和意见,反映在很多著作和文件中,其中最主要的是:

(1) 1918年6月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图书馆事业》的决议;

(2) 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3) 1920年7月、10月人民委员会“关于各共和国图书馆事业集中化”的命令草案;

(4) 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命令。

图书馆网是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基本形式。列宁认为,组织图书馆网可以改善书籍供应不足和没有充分使用现有书籍的状况,并且是和“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

1.1.2 关于书目

关于书目的著作,包括书目评论和书目,在列宁的著作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列宁于1914年发表关于鲁巴金书目著作《书林概述》的书评。^①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鲁巴金是俄国图书馆学家和著作家,他所编撰的推荐书目《书林概述》共3卷,系统评述了俄文图书多达两万余卷。

列宁的书评针对该书的第2卷“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书林概述》有一个副标题“从科学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馆财富作一概述的尝试”,列宁赞许副标题所拟的编写计划,他指出:“事实上,除了从思想史方面来写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合理地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提供一部参考材料”。

列宁给于肯定的同时,又对鲁巴金“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论战都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最好手段”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折中主义态度加以严厉的抨击,“第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于真理的追求,第二,作者忘记了,他是想对‘思想史’作概述,而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接着又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自觉地对思想斗争,那就很难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4—257页。

掌握思想斗争史(更谈不到参加这种斗争);或者是放弃从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妄想。”

列宁还有两篇著名的书目著作《关于布尔什维主义》^①和《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②前者发表在鲁巴金《书林概述》第2卷,是《科学社会主义》一章“前言”的一部分;后者系《卡尔·马克思》一文的附录,登载于《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辞典》第7版第28卷。

这两个书目是姊妹篇,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满足读者自学的需求,共同的使命是利用合法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受到所发表出版物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采用评述(或曰短评)而不是索引和书单的编目形式,并且篇幅都不大;它们都有鲜明的党性,因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性很强的书目典范。^③

但两者在结构和具体内容上仍有所不同:

(1)《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书目开始有一段介绍产生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背景的文字,《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开始则通过列举马克思早期的著作——《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到《德法年鉴》——说明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

(2)在《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书目中,仅仅收录布尔什维主义的书籍,而在《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里,则既收录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撰的著作,也收录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部分,列宁把作者分成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作家和修正主义者三类。

(3)在书目《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中,书籍基本按历史的原则排列,而在《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中,面对复杂的作者情况和书籍内容的政治倾向,列宁分别运用编年、逻辑和思想的三个分类原则,把全部书籍组成一个整体。

(4)即使就共同采用的评述编目形式而言,两者也存在差异,《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着重在介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在策略上的和实践上的主要分歧;而在《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中,评述内容广泛多样,除政党、政治派别以外,尚包括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书籍内容的完备性和学术水平,著作的出版背景和影响,著作之间的关系,对某一问题书刊的综述,对某一刊物或出版社的评论,介绍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尚未收集起来的散见著作等等。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479—4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72页。

③ 参见尼·基·托洛卡乔夫:《列宁与书目》,孟昭晋译;H. B. 兹多布诺夫《论列宁和书目的关系》,于兆年、李青合译,载《图书宣传工作》,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 列宁与图书馆

“列宁与图书馆”的研究是“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专题中的最重要的主题。这里的研究,系指国人编译出版列宁的专题文集,翻译俄文作者研究列宁的文献,介绍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著作与观点。

1.2.1 列宁著作的结集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期登载苏大悔先生翻译的列宁著作《致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这两篇译文为主体,又选录了1946年至1952年间列宁夫人所撰写的相关文章,相关报刊的社论,党和政府部门的规定、决议和指令等6篇文献为附录,印行了《列宁论图书馆工作》专题文集。这是由国人编译出版的列宁论图书馆著作的首次结集。

195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编,李哲民译,沈桂高校的《列宁论图书馆工作》,这是我国首次翻译列宁论图书馆的俄文专题文集。该书原名为《Что Писал и Говорил Ленин о Библиотеках》,1929年苏联国家出版局初版,1932年国立教育出版社2版,1934年国立党的出版社3版。以上三版均由列宁夫人署名。第4版是图书馆学推荐书目科学研究所编订的,于1939年面世。第5版之后,国立列宁图书版在各版的基础上出版《列宁论图书馆事业》,可视为第6版。1969年列宁图书馆扩大其收录范围,并将书名改为《列宁与图书馆事业》,1977年由书籍出版社修订再版。

李哲民先生中译本是根据原书第5版,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克鲁普斯卡娅所写1至3版序言以及她的文章、书信,卡尔平斯基的回忆录摘录;第二部分是列宁关于图书馆工作的书信、演说、论文和意见,共计18篇;第三部分附录是列宁签署的苏联政府的命令、决议,以及对若干文件的意见和修正记录,计有9篇。

197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列宁论图书馆》编译小组铅印的《列宁论图书馆》,是我国继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编印《列宁论图书馆工作》之后的又一次结集。它从《列宁全集》第4版中译本、《列宁论图书馆工作》李哲民中译本、《列宁论图书馆事业》(《Ленин о Библиотечном Деле》)俄文本等书中,汇集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文、演说、书信、签署和修改过的文件、意见等60余篇,加上克鲁普斯卡娅的5篇论文而成。其中大部分译文是现成的,只有选自俄文本的篇章是由编译小组试译的。各篇文献按著作日期或发表日期逐年排列,起于1905年的《党的组

组织和党的文学》^①，迄于1923年《论合作制》(摘录)。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则附于列宁的著作之后。参加编译工作的有郑莉莉、孟昭晋、周文骏等人，增加注释后于1975年重印。

编辑中文列宁专题文集，有赖于俄文著作的中译。最权威的俄文中译文本，均出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出版的《列宁全集》与《列宁文稿》。《列宁全集》是依照俄文第4版译出的，内容有论文、著作、书信、笔记和家信等。1958年俄文《列宁全集》第5版出版，包含比第4版更丰富的文献，所增补的部分，大多译成中文载入《列宁文稿》(1—10卷)，其中关于图书馆事业者，根据其“主题索引”的“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主题所示，约有56处之多。另一方面，各种版本列宁论图书馆的俄文专集，是国人编译专题文集的范本和参考。随着俄文专集材料的充实，中文专集的内容也日益扩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印行的《列宁论图书馆事业》(文化部图书馆管理局编)，就是依照苏联最完善的本子，即1977年出版的《列宁与图书馆事业》编辑而成的。权威的中译文本和各种俄文专集版本是编辑中文的列宁与图书馆专集的前提条件之一。

1.2.2 研究列宁的中译文材料

我国专业期刊上发表研究列宁的文章，有很大部分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苏联作者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研究列宁与图书馆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主要的有《列宁对苏联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斯米尔诺夫著)、《列宁论图书馆》(卡尔克林娜著)、《列宁的图书馆事业组织计划》(A. T. 克拉普钦科著)、《列宁论图书馆事业》(鲁斯等著)、《列宁与书目》(尼·基·托洛卡乔夫著)、《论列宁和书目的关系》(H. B. 兹多布诺夫著)、《列宁在图书馆中的工作》(克鲁普斯卡娅著)、《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馆里》(苏·尼·马努察里扬著)等。

除了专门论文之外，在众多俄文专著的中译本或国人编译的著述中，例如《苏联图书馆事业概观》(华西里青科著)、《苏联的图书馆事业》(舒翼翬编译)、《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捷尼西耶夫著)、《苏联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丘巴梁著)、《苏联图书馆事业四十年》(论文集，阿伯里柯沙娃编)、《图书馆藏书的组织》(格里科尔耶夫著)、《图书馆技术》(克林诺夫著)等，对列宁关于图书馆的著作和观点，以及如何利用图书馆和书目都有不同篇幅和不同视角的论述。

以上中译文材料内容丰富，涉及的主题有：

- 列宁关于文化教育的学说。
- 人人都能利用图书馆的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29页。后改译题《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见《红旗》1982年第22期。

- 图书馆和书目的党性原则。
-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图书馆和书目工作的发展方向。
- 图书馆事业和书目工作的集中管理。
- 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
- 开展图书馆之间的工作竞赛。
- 建立图书馆工作汇报制度。
- 吸引居民参加图书馆工作。
- 优先供应图书馆书刊。
- 国内外图书馆书刊互借。
- 重视书刊宣传、阅览外借和流通推广工作。
- 列宁编撰的书目。
- 列宁对书刊的评介。
- 列宁在研究工作中运用的书目方法。
- 列宁如何利用图书馆。
- 图书馆和书目工作者的培养。
- 列宁的私人图书馆。
- 列宁签署的关于图书馆事业和书目工作的法令和决议。
-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与图书馆。
- 遵循列宁的遗训推动当前的工作。

1.2.3 国人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国人所撰研究列宁的专文,主要有《对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的初步研究》(朱天俊)、《列宁与图书馆》(杨进)、《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彭斐章)、《〈列宁论图书馆事业〉一书的介绍》(刘振邦)、《列宁与图书馆事业——学习列宁关于图书馆工作指示的笔记》(周文骏)等。下面着重介绍朱天俊和彭斐章两位先生的文章。

《对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的初步研究》(简称《参考书目》)是朱天俊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56 年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发表在《图书馆学通信》1957 年第 1 期上。为了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武汉大学彭斐章先生撰写《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一文,刊于《图书馆》1960 年第 4 期。

就这两篇论文的题目而言,一以具体目录为对象,一以整个目录学遗产为前提,也可以说论文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是两位作者的写作追求,其表述的观点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并且都聚焦于列宁评论鲁巴金的《书林概述》和《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之上。

朱先生论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分析《参考书目》的内容、结构及其典型性。他认为《参考书目》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注释和补充,是论文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当时在沙皇禁止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下,公开传阅马克思主义的‘自学提纲’”。

朱先生从列宁关于鲁巴金《书林概述》书评中的目录学思想出发,强调要把党性原则提到编目工作的首位,称道《参考书目》是“具体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无可伦比的典范”。这种党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参考书目》对著作的挑选、分类和评论,把对图书的评述与思想斗争史有机的联系起来,从思想史的高度对不同图书作不同思想和政治标准的评述。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联系当时我国编制书目的情况,从列宁论书目的原则出发,提出提高编目工作质量的建议。

彭斐章先生的文章一开始便明确指出:“列宁对于目录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给苏维埃目录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决定苏维埃目录学内容和方向的最基本的原则。”关于列宁评论鲁巴金《书林概述》,彭先生强调:“从19世纪末期以来,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推荐书目和布尔什维克的推荐书目是相对立的。我们于全面地评价鲁巴金在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史上成就的同时,必须认识他的政治观点接近自由民粹派,是一个典型的客观主义者,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折中主义的观点很明显地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列宁以尖锐的敏感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对鲁巴金《书林概述》中表现出来的折中主义观点作严厉的批判。”

关于书目著作《参考书目》,彭先生着重分析选材、结构、排列、出版物内容、评述等方面,揭示书目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和革命性,并提高到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的高度。书目将后一部分“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图书”排成这样的顺序:一、书目;二、马克思的传记;三、马克思的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下分(1)马克思主义者,(2)资产阶级作家,(3)修正主义者;四、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下分(1)马克思主义者,(2)修正主义者,(3)资产阶级作家;五、古老的俄罗斯图书论马克思;六、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论马克思;七、无政府主义论马克思。彭先生说,这种排列法给读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派别作斗争的。“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读书计划”。

周文骏的《列宁与图书馆事业——学习列宁关于图书馆工作指示的笔记》,载于1977年科学院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馆工作》第3—4期。作者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1917年11月—1918年年初),外国武装干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8—1920年)和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等四个时期,较全面地介绍了列宁对图书馆和书目工作的指示及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意义。

1.3 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人们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作研究。在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均出自国人之手。数量不多,作者有武德运、蔡兴文、宁国誉和刘久昌等先生。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

- 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创作的范例。
- 马克思恩格斯关心图书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鼓励亲密的战友到图书馆学习。
- 恩格斯分析工人读者的阅读倾向。
- 马克思与藏书工作。
- 恩格斯整理和处理马克思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俄文图书。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是研究恩格斯与图书馆的主要文献之一,写于 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书名已明白告诉我们,它是作者亲身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对所持有的大量资料作分析研究后的成果,其意义在于以英国为例,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深刻的阶级矛盾。书中涉及无产阶级阅览室时,恩格斯这样说,这些时合时分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又说,在这里,孩子们受到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突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①

以上这些文字摘录多为研究者引来说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阅览室作用的想法和对工人读者阅读倾向、阅读兴趣的分析。

研究者除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之外,还利用保尔·拉法格的《忆马克思》、《忆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忆马克思》等回忆录,以及各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简表进行创作。

1.4 成绩与期待

现在看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研究,存在很多方面的缺失,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目工作、恩格斯论科学分类、列宁论情报工作等,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 2 卷第 527—529 页。

期才有所弥补。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此项研究工作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回顾 30 年来,国人撰写的文章,大多属于介绍革命导师的观点和利用图书馆的事迹,学术性论述为数寥寥。可以说,这项研究尚停滞在“革命导师与图书馆”的材料翻译、汇集和整理方面,基本属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期准备也就是起步的阶段,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于一个崭新的领域和许多生疏的材料,研究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应该给予一定的评价:

第一,作者们普及了革命导师论图书馆的著作、思想和观点。

第二,许多作者以革命导师论图书馆的著作作为研究立论的依据;决策、管理部门以革命导师论图书馆的著作作为主要的参考。

第三,提供了最基本的数学参考材料,对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毕竟做得还很不够,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态度还不够开放。我们把“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作为指导思想就有些不足了。除了指导思想以外,我们还应该将其作为图书馆学史的重大现象、事件甚至派别来研究,换句话说,要增加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 研究“革命导师与图书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与其他方面的联系。

- 研究“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

- 研究“革命导师与图书馆”在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史长河中的地位,以及和相关思想体系的传承、批判和创新的关系。

- 研究“革命导师与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假如说“指导思想”重在对现实的引导和规范,那么“历史现象”意在对历史作全面的分析,以备未来的借鉴,显然,两者并不矛盾。历史的新视角不但不会削弱指导思想,反而可以使指导思想更易于为人们所全面掌握。这就是我们的一点热切的期待。